

心理治疗译丛

钱铭怡 / 主编

理解之谬 改变之谜

〔美〕埃德加·列文森 著

*The Fallacy of Understanding
The Ambiguity of Change*



商务印书馆

心理治疗译丛

钱铭怡 主编

理解之谬 改变之谜

〔美〕埃德加·列文森 著

陈祉妍 沈东郁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之谬 改变之谜/(美)埃德加·列文森著;陈祉妍,沈东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心理治疗译丛)

ISBN 978-7-100-15761-2

I. ①理… II. ①埃…②陈…③沈… III. ①精神
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496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心理治疗译丛

理解之谬 改变之谜

[美]埃德加·列文森 著

陈祉妍 沈东郁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61-2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60.00 元

Edgar Levenson

THE FALLACY OF UNDERSTANDING

THE AMBIGUITY OF CHANGE

Copyright © 2005 by The Analytic Press, Inc.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8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c. ,par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I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The Analytic Press 2005 年英文版译出。

如果本书的封面没有粘贴 Taylor & Francis 公司的标签,则为

未经授权的非法版本。

一缕书香

(代丛书总序)

当心理治疗丛书的第一本付梓的消息传来时,我仿佛已经感受到了丛书带来的那一缕书香。

现代心理治疗源于西方,对西方心理治疗专业书籍的学习成为我国心理治疗实践与研究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有感于此,我们组织翻译这套译丛,持续介绍西方现代心理治疗各流派的主要著作。

无论对于心理治疗领域的工作者,还是普通读者,这套丛书都值得研读。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中国的民众对心理治疗与咨询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近几年来通过短时间培训进入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的人已达十万之多。由于培训不足,在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读一读这套丛书,学习心理治疗大家的智慧,将有助于咨询师和治疗师了解来访者的防御机制,澄清治疗中遇到的阻抗,学习如何运用治疗的理论观点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搞清不同技术使用中的适应症。进一步,可以了解这些心理治疗大家对心理障碍的理解,学习他们遇到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研读,对读者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理解人生,定会有所启迪。

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不求新,不求异,追求的是经典和久经考验。目前所选择的书籍,出版年限均在10年以上,有些甚至达到20至30年以上,许多是多次再版,广受欢迎的经典名著。这些大家名作,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令人想到陈年佳酿,年代愈久远,香气愈醇厚。这套丛书,在翻译方面,不求快,不求廉,追求的是质量和忠实于原文。我们要求译者都是临床心理学和医学的硕士和博士,他们接

受过比较系统的心理治疗培训,外语水平也比较高,而且都为其他出版社翻译过相关专业书籍,具有一定的经验。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人们被各种事务缠绕着,被各种不同的成就指标牵制着,被各种信息、媒体、网络文化裹挟着,行色匆匆,追求着效率与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物质生活丰富了,却常常滋生出对精神生活的不满。当你手捧一本高质量的图书,徜徉在心理治疗大家们的思想之中,沉浸在心理治疗知识的海洋之中时,你会体验到身心的澄净,心智的愉悦,智慧的提升。这正是我在听到这套丛书即将付梓时想象到的情形。我相信阅读这套丛书,将带给读者一缕沁人心脾的书香……

钱 铭 怡

于 2007 年 6 月 21 日,北京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讲普通话的中文读者可以读到《理解之谬》与《改变之谜》。这两本书的写作正值精神分析的关键转变时期,我也希望它们曾助益于这一转变;当时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其排外主义的纲领,失去了在这个领域里的地盘,而大门向人际精神分析观点敞开,人们开始考虑和认可这种观点。

由于这一最初的张力,精神内部与人际之间最初被视为两个对立的概念,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现在人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在更广大的意识领域运作;都是双方(分析师与病人)共同构建的领域的子集。若要加以辨识,这并非弗洛伊德地形说里的无意识,或作为觉察的意识;而是威廉·詹姆斯描述的意识流(詹姆斯,1977)。

如果没有我的同事及朋友格雷厄姆·卡瓦纳夫的促成,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也非常感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陈祉妍教授主译这两本书;并感谢沈东郁、郭朝凤为此倾注的精力。翻译是解读;把作者意图的精髓从一种语言和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需要英勇的创作行为。愿此书有助于精神分析持续的跨文化交流和眼界拓宽。

参考文献

威廉·詹姆斯(James, W.) (1977), 《意识是否存在?》(*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威廉·詹姆斯文集》(*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 J. J. McDermott.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两书序言

在你手上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精神分析界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埃德加·A. 列文森，首次论述其思想的两本书。在《理解之谬》与《改变之谜》这两本书中，列文森写下了前所未见的內容。个中要旨其实很简单。然而，在35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观点与我们的所知是如此不同、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在最初阅读《理解之谬》时，我学到这些观点后又丢掉了，继而再学再丢。

尽管在今天看来，“你无法不互动”是如此基本，但在当时却是令人怀疑的。今天我们认为这毋庸置疑。但我清楚对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有多么难以理解。在那个时期，我把这种新的思想方式传授给纽约多个精神分析机构的学员。即使是把这种观点牢记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就已经相当困难；对我的学生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观点。这种概念如此新奇，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中竟没有容纳它的位置。这种观点重塑了我们对互动的理解——不仅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互动，而且是所有的人际关系。

站在今天的观点来看，实在不可能理解在当时这些观念是多么激进，因为我们今天的思维已经被这种观念重塑了。是的，我就是如此认为。这就好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我们理解了这种观念，它就深深地渗入我们的骨髓，令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都彻底不同了。

莫顿·吉尔(Merton Gill)(1982)也曾为将这一概念介绍给世人作出了贡献。吉尔通过独立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是晚了差不多十年。本杰明·沃斯坦(Benjamin Wolstein)从1959年

目 录

两书序言	1
------------	---

理解之谬

序	13
第一章 导言：精神分析真理的时代局限性	14
第二章 “万物流逝：选择互斥” ——精神分析理论的变迁	21
第三章 重拾古代对真理意义的探求	26
第四章 结构主义：古代研究的现代版本	30
第五章 范型：随时代变化的主流模型	40
第六章 变化的精神分析理论模型	47
第七章 变化的精神分析病人模型	61
第八章 从安娜·欧到波特诺：视角主义的重新评估	72
第九章 年轻成人作为所在时代的人而出现	81
第十章 逃世：当代心理病理学	90
第十一章 治疗逃世者：关心的政治	100
第十二章 临床演绎：心理治疗的舞蹈	118
第十三章 “他们成为他们之所见”：细说变形	127
第十四章 聚焦治疗问题	137
第十五章 结语：总结与微弱的预言	151
注释	154
索引	164

改变之谜

序	177
第一章 引言	179
第二章 弗洛伊德的选择:事实还是虚构	187
第三章 俄狄浦斯神话:冲突还是秘密	194
第四章 心理过程:动力学还是符号语言学	201
第五章 症状的意义:精神内部视角还是人际视角	206
第六章 实践操作:治疗的共同基础	217
第七章 实践操作:游戏场	223
第八章 实践操作:移情的使用	230
第九章 精神分析:治疗还是说服	244
第十章 道德立场:真诚还是真实	253
第十一章 心理模型:疆域还是网络	260
第十二章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网与蜘蛛	270
第十三章 客体关系理论:桥梁还是旁支	282
第十四章 结语	287
注释	301
索引	312
译后记	325

两书序言

在你手上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精神分析界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埃德加·A. 列文森，首次论述其思想的两本书。在《理解之谬》与《改变之谜》这两本书中，列文森写下了前所未见的內容。个中要旨其实很简单。然而，在35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观点与我们的所知是如此不同、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在最初阅读《理解之谬》时，我学到这些观点后又丢掉了，继而再学再丢。

尽管在今天看来，“你无法不互动”是如此基本，但在当时却是令人怀疑的。今天我们认为这毋庸置疑。但我清楚对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有多么难以理解。在那个时期，我把这种新的思想方式传授给纽约多个精神分析机构的学员。即使是把这种观点牢记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就已经相当困难；对我的学生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观点。这种概念如此新奇，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中竟没有容纳它的位置。这种观点重塑了我们对互动的理解——不仅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互动，而且是所有的人际关系。

站在今天的观点来看，实在不可能理解在当时这些观念是多么激进，因为我们今天的思维已经被这种观念重塑了。是的，我就是如此认为。这就好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我们理解了这种观念，它就深深地渗入我们的骨髓，令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都彻底不同了。

莫顿·吉尔(Merton Gill)(1982)也曾为将这一概念介绍给世人作出了贡献。吉尔通过独立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是晚了差不多十年。本杰明·沃斯坦(Benjamin Wolstein)从1959年

开始论述移情与反移情的交织关系,但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他的工作转向了另一方向(Hirsch,2000; Shapiro,2000)。哈罗德·瑟尔斯(Harold Searles)也值得在此一提。1949年,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表达了与列文森相近的观点。这篇文章两次遭拒,最终被罗伯特·朗斯(Robert Langs)发现,并在1979年得以发表(Searles,1978—1979)。在瑟尔斯颇具影响力的第一本文集中,许多论文都在探讨类似的主体。另一位领先于时代的作者,海因里希·拉克尔(Heinrich Racker,1968)尽管在列文森出版第一本书之前在美国没有多少影响力,但他曾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撰文论述分析师反移情的不可避免及其价值。当然还应该提到列文森的老师,哈利·斯达克·沙利文(例如,1940)、艾瑞克·弗洛姆(例如,1955)和爱德华·陶伯(Edward Tauber,1954,1959),因为他们都谈及了这种观念的雏形,即人们相互之间持续地发生互动,并以无意识的方式相互影响。换句话说,列文森创造性的伟大飞跃并非凭空而生。

然而,即使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中隐约可见最终在列文森著作中明确表达的想法,也只是在我们熟悉了列文森的思想后,才能在其中有所发见。(沙利文是例外,列文森大量论及了他。)在列文森明确阐述之前,人们都没有认识到分析师与病人的无意识卷入是不可避免的。

vii 在我尚未确信自己理解了列文森所谓的“理解之谬”时,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令我沮丧。一读他的书,我就知道他是正确的,而我的临床工作也立即因他的思维方式而得到启发;但我又想,接受他的观点就要求我必须抛弃许多我曾经深信不疑的旧观念。列文森写道,任何认为解译仅仅是分析师把信息传递给病人的治疗师,注定会无意识地参与治疗,以解译的方式重演的恰恰是病人求诊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你无法不互动”意味着分析师所做的任何事情,多多少少都是互动的一部分,无论她是否理解这一点。

列文森写道:

行动,或行为,是一种语言,是对言语的准确转换。病人与

治疗师所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在双方之间表现或演出。我再次强调:精神分析的效力很可能取决于对做出的行为说了些什么。这是治疗中始终存在、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不是失败的治疗中偶尔出现的人为差错。[《改变之谜》,(边码)第 88 页]

因此,在无意之中,治疗受虐型病人时,分析师以施虐的方式对受虐做出解译;治疗诱惑他人但又恐惧性爱的病人时,分析师以诱惑的方式对病人的恐惧做出解译;治疗脆弱自恋的病人时,分析师以伤害病人的方式对病人的自恋做出解译。分析师只能求助于反思她自己、病人以及两人之间互动的体验,来尝试理解发生着什么——从而把她自己摘出来。这却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人如何看到正在建构着自己的体验的东西?我能否不再相信我所知的关于病人和我自己的事情?我对病人的理解是否全是错的?初次接触列文森的著作给我带来了几多精神上的危机。 viii

我以为我不得不抛弃那些曾经珍视的观念,其实不必。确定意义时要优先注重临床过程,这并不排斥其他观念。但我对列文森著作的感受如此之深(那是极少数能使人熬夜捧读的理论),应该让未曾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年轻读者了解一下,当列文森第一本书的观念还非常新奇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那并不是很久以前。然而我们都知道,从那时起,精神分析改变了许多。列文森的贡献是参与推动了改变,还是标示了业已发生的改变?答案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当然,其他的事,且是大事,正在发生:20 世纪 70 年代中晚期和 80 年代中期正值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如 Gill and Holzman, 1976)将诠释学的观点引入精神分析之时,他们从而质疑了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而诠释学观点比力比多理论或结构理论更容易与列文森这种理论相容。

当时,关系精神分析正在兴起。格林伯格与米切尔(Greenberg & Mitchell)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在 1983 年面世,我们如今认为与关系学派联系最为密切的所有学者都在大约同一时期开

始著述。在我看来,列文森对于关系思想的贡献,彻底转变了我们对互动性质的理解,这是创新性的,甚至是前无古人的;而我同时也认为,这一影响尚未得到许多关系学派学者的充分认识和理解。斯蒂芬·米切尔作为朋友与同事,多次明确表达沙利文对他的极大影响。ix 然而,如果没有列文森,沙利文的思想就无法成为一种精神分析思想。正是列文森与本杰明·沃斯坦一同将沙利文的洞见转变为精神分析的一个流派。

在沙利文的观点中,分析师是颇为超然的。沙利文的“参与观察”其实不是对反移情概念的变革,因为它期待着分析师始终保持着退后一步并观察自己所作所为的能力。换言之,沙利文并无任何相互重演(mutual enactment)的思想。

相互重演的概念是列文森构想的,甚至是他一手创造的。更确切地说,正是列文森首先领悟到持续的相互无意识影响必然意味着相互重演。我是否显得对他过于称颂了?我不这样认为。在1972年《理解之谬》最初出版之时,乃至多年以后,关于这一主题根本没有其他论著。其实雅各布斯(Jacobs, 1991)是将重演一词引入精神分析词典,或至少是将该词用于分析师的体验与行为上的人。雅各布斯以非凡的敏锐描述了在他自己生活中病人的移情引发他的回忆和重演的事例。但这个重演的概念并不是列文森所描述的充分社交意义上的概念。在雅各布斯看来,病人影响分析师的体验与行为的能力是偶尔发生的;而在列文森看来,这一影响则无时不在。

自从列文森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出现了大量充分社交意义上的重演概念,而其中大多来自于关系学派的作者。有些概念不同于列文森著作的某些内涵(例如, Hoffman, 1990; Greenberg, 1987; Stern, 待出版)。但无意识互动不可避免的概念,给后人留有空间,为厘清后来的各种差异提供了可能,这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乃列文森始创。

x 让我再来谈谈本卷的两本书之间的关系。下面是列文森在近期出版的一份访谈录(Hirsch and Iannuzzi, 待出版)里谈到第一本书是

怎样产生的：

你知道《理解之谬》是怎么产生的？——我在怀特(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根据青少年治疗服务中的高校退学项目撰写的论文。基础图书(Basic Books)的一位出版商在听众席中,他说希望据此出一本书。他绝对是一路引导着我;他陪了我两年。每周和我一起吃午饭,我给他写好的章节,他浏览书稿并且给出很好的建议:你需要扩展这里,阐述那里。当书出版时我从未认为它会产生影响。你知道,我多少有些是被一路推着完成的。

基础图书的这个人阿瑟·罗森塔尔,列文森在第一本书的序言中不仅称他是他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导师和缪斯”。我曾听闻,罗森塔尔那时对许多精神分析的作者也曾起到过类似的作用。无论如何,对《理解》一书起源的这段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本书,它解释了书中为何有第九到十一章。这三章关注的是青年与大学生辍学的相关心理问题,这是19世纪60年代的核心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像怀特研究所这样的低收费心理诊所的核心问题。列文森曾在怀特学习和工作,最终担任了所长。在我看来,了解《理解》一书起源的意义在于,了解列文森是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下建立了他的观点:他与同事们^{xi}当时致力于处理一个相对较小的临床人群的问题。从列文森的第一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在将这一系列非常特殊的问题推衍到更广泛的情境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极大地依赖于结构主义作为他建立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第二本书《改变之谜》中,与前书不同,我们会看到更自信的语气和更广泛的涉猎。结构主义的脚手架完全消失了。这时列文森依赖的是最广义的语言理论:符号语言学。在知名的符号语言学家中,如果不是大多数、也至少许多的确曾经是结构主义者,然而列文森此时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观点的结构主义层面。符号语言学也不是他建

立思想的平台,如同在第一本书中结构主义的作用那样。事实上,列文森利用符号语言学来表达他自己关于意义的产生和抑制的观点。列文森看起来已不再需要以别的理论为支撑,他已经深入主题,他此时已有了足够的自信,自己的思想就足以承载这本书。

所以,如果你按出版的先后顺序来阅读这两本书,可以把《理解》看作是对主题的介绍,而《谜》是这些思想更为成熟的发展。不过还要顺便说一句,尽管在两书之间列文森思想的大体方向是一致的,但不要期待他的思想原地不变。它在变化。变化是列文森著作中保持不变的一点。

列文森在这两本书面世后继续著述并随后发表了大量论文。1991年他的一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偷来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人际观点》。(他后来的论文尚未以书的形式出版。)不出所料地,他的思想在持续发展变化。然而不变的是列文森对临床过程的研究。他的大量著作延续思考着当两个人一同探讨其中一人的问题时会发生什么。列文森也未曾改变他关于现实和幻想的性质的立场,你将会读到:列文森把沙利文对人际关系的强调引入了现代,他坚定地指出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这里发生着什么?”当列文森说“发生着什么?”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真正发生着的是什么?如沙利文一样,列文森认为现实是单一的,因而你我之间体验的不同反映出的不是我们建构了不同的现实,而是我们对共同体验的同一现实的不同理解。这一观点并非毫无质疑之声(Greenberg, 1987; Hoffman, 1990; Stern, 待出版),但即使是批评这一立场的人也同意列文森提出的,性和攻击驱力应被早期家庭关系中产生的经验模式所取代。

列文森不赞同心理动力学的传统概念。他以符号语言学替代动力学,指出焦虑反映出“符号语言失能”,即不能使用语言来把握经验。“在我看来,”他写道,“知道,其实说存在,就等于语言。”(《谜》,(边码)第149页)。焦虑是困惑之果。当我们难以理解在我们身上发生着什么、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感到痛苦。列文森借用 R. D. 莱昂

(1967)的概念来说,我们“被蒙蔽了”。当我们由于原生家庭的各种关联而无法理解生活的某些方面时,我们必须被蒙蔽。因而幻想不是对现实的歪曲,也不是(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驱力与防御互动的表征,而是对现实世界中无法理解的内容所做的不当的或异于常规的符号化,“处理困惑难解的经验时的挣扎尝试”(列文森,《谜》,(边码)第15页)。例如,在表述不同意弗洛伊德对自己著名的艾玛的梦做出的驱力取向的解释时,列文森写道,“这个梦简单明了地说出了发生了什·么”(边码)第20页)。读到列文森对艾玛的梦的解释(第二章,《谜》):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你都会震惊不已。在列文森系列著作中始终不变的另一点是意想不到的旁征博引。列文森的引用从苏菲教派到犹太法典,到一般系统论,到贝特森,到解构主义,到全息图理论,到拉康,到神经科学。他的写作风格颇为诙谐。他是个不怕显得可笑的精神分析师,即使他的目的是严肃的,情形也通常是如此。在我们领域中,不止一位学者曾经评论说列文森不断评点,如同牛虻一样烦人。他享受着这一角色,而且似乎一直享受着这一角色。然而他是一只只有计划的牛虻,一个有目的的恶作剧精灵。 xiii

不要期待列文森告诉你如何将你自己从与病人持续不断的无意识互动中抽身出来。并没有那样的技术,因为整个程序的要点是对于你与病人共处的情境产生新的觉知。新的觉知不可能从一套规则中产生。你需要摸索;你需要寻找方法去看见并理解那些在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之间的看不见的联系。这也是列文森著作中始终不变的又一点:他拒绝告诉治疗师他们该做什么,而坚持认为在心理治疗的核心,尤其是有效的心理治疗的核心,隐藏着奥秘。

我并不建议治疗师让自己的行为吻合他所听到的内容,扮演慈父或严父或者其他的什么。互动必须和言语一样,是整个情境中真实而复杂的一部分。我不认为我们最终能够知道改变为何发生,但我相当确定的是,改变不是单凭意义沟通就能带来的结果。在语言上敏锐的治疗师,通过留意说出的语言与行动 xiv